



致敬抖音“草根”

□何龙飞

城里的古街临江广场，一到傍晚，便热闹至极。不单因为这里灯火辉煌，摊贩的吆喝，食客的喧闹，还因为有人在抖音直播。

看，四位青春、时尚、靓丽的女孩和两位潇洒、帅气的男孩组合在一起，直播得热闹非凡。当然，主角是四位女孩，配角或者“后勤”是男孩。

女孩们要么并排站立，要么站成一列，看着手机屏幕，对粉丝们的留言进行回应，无论是像“脱口秀”那般表演，还是轮流高歌热舞一番，还是纯粹的“主持”直播，都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。

我是众多观众的一员，观看表演后，禁不住叫好，被这个“舞蹈组合”感动了：她们肯定不是什么“明星”，更不是什么“大腕”，只能算是抖音“草根”，但她们的勇气走上街头，既博取了眼球，又锻炼了身体，培养了舞蹈的爱好，充实了生活，赢得了流量和点赞，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，带给人们美的享受，不值得我们感动和致敬吗？！

于是，我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拍照、录像，发朋友圈、抖音，甚至关注了“舞蹈组合”公布的抖音号，成了他们的“抖友”“粉丝”，权当真诚的致敬。

直到“舞蹈组合”中途休息后，我才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男孩的抖音直播。只见那男孩身材瘦高，衣着时尚，拿起话筒，对着手机屏幕深情演唱《好了伤疤忘了疼》，流露出多愁善感的情愫。

按理说，这男孩没有“舞蹈组合”那样劲歌热舞，那样博人眼球，很多人看了几眼后就离开了，但我佩服男孩的执着、热情、认真，以为凡事都像他那样去做，哪有不成功的，再蠢也有几分。

不远处，还有母子俩在抖音直播，先后演唱了歌曲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《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》《人生的道场》等，很动情，很默契，不能不令我敬佩不已。“来个巴掌”“点个赞”“喝个彩”，我抑制不住激动，虔诚地向母女俩致敬。

是啊，临江广场上的三处抖音直播，只能算是抖音“草根”直播，可他们用心、用情、用爱演绎着，充实生活，不是英雄胜似英雄，不是明星胜似明星，不是大腕胜似大腕，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况且，当今社会，抖音已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抖音直播越来越多，成为一道道亮丽、灵动的风景线。与此同时，抖音“草根”们不断涌现，尽管演出水准不是很高，但更接地气，更有亲近感，更有烟火气、市井味，更能打动心灵，被人们喜爱、感动就不言而喻了。

离开后，我感叹连连，祝福抖音“草根”们越抖越红火，越抖越精神。再适时打开抖音，看他们直播，发现点赞量竟达6万多，就及时送上小星星、鲜花等，表达发自肺腑的敬意。

时间一长，关注、点赞、致敬抖音“草根”成了我茶余饭后的文化生活，既有闲情逸致，又愉悦身心，还励志人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(作者系重庆涪陵区作协副主席)

“孝子”

□施迎合

“孝子”在十里方圆的几江小城知名度颇高。此君算什么人物？有什么超人的能量？何以家喻户晓？着实让我纳闷了许久，思考了很久。带着一种难以甩脱的好奇心问朋友：“孝子是何方神仙？”朋友狡黠地一笑：“要找孝子好办，听到哪里有锣鼓响，看见哪里摆着花圈，寻去准能找到……”经他这么一点拨，我已对“孝子”何以成名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在冬季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，我一位交情甚深的朋友走了，闻讯，我急忙踏着一路雨水前去吊唁。刚进门，便见一高挑的青年人在里里外外地忙着张罗。一问，才知道他就是“孝子”。哈哈！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竟然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怀着尊重与好奇之心仔细打量他：细高的身材略显单薄，戴蓝帽，穿蓝装，脚上套一双蓝色的皮鞋，活脱脱一个“蓝领人士”。他五官长得还算端正，只是眼睛有些浑浊，说话有点口吃，一举一动显得憨痴痴的，与常人相比有点异样。我惊讶地一打听，才知“孝子”那善良的心里包藏着一段辛酸的故事。

“孝子”姓李，出世没几天其母亲便因产后感染撒手人寰。其父嗜酒，是一性急火爆的鲁莽人，又要上班，又要带孩子，繁重的生活担子使他干精火旺。于是，便常常借酒浇愁，醉了倒头大睡；醒了，听见娃儿哭才晓得没喂奶。“孝子”便如那歌里唱的“没妈的孩子像棵草”。他饱一顿，饿一顿在风雨中飘摇着一天天长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一日“孝子”病重，其父醉酒未及时送医院，虽经抢救捡回一条命，但大脑受到伤害留下后遗症，成了“傻子”，整日在外游荡，夜深了才回家。而其父再婚，也就顺其自然懒得管，让“孝子”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

“孝子”人虽然有点傻，心却善良。也许是天性纯朴或坎坷的人生给了他某种启迪吧。他无其他嗜好，又无什么特长，唯对操办丧事“送好人一生平安”表现出极大热情。谁家“白事”，他便跑去，忙前忙后，帮助丧家直把整个丧事办完才心满意足而归。久而久之，他便成了办此等事的行家里手。凡有什么难办的，他都能轻车熟路给予解决，着实为众多丧家解了不少忧烦，送去诸多温暖。于是，小城的人们便赠了他一个“孝子”的雅号，此名越叫越响，越传越远，男女老幼无人不晓。于是，便有人干脆竖起大拇指，“这就是我们全城的孝子啊！”而“孝子”呢？得此美名更是春风拂面精神爽，乐哈哈地门前屋后跑得欢了。

“孝子”难得！

(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父亲拍的老家雪景

□梁晓丽

父亲知道我喜欢雪景，下雪的那天，他用手机拍了几张发给了我。还拨通我的电话说，微信里有惊喜，那语气似淘气的孩子。

我打开微信，三张图片呈现在眼前。不远的故乡似乎也穿越山水来到身边，内心深处顿时涌出一股暖流席卷全身。

我小心地用指尖轻点屏幕，把图片保存好，并发到朋友圈，配文“父亲拍的雪景”。

第一张，老家百年古院的一个角落，一条近6米宽的“白色地毯”从坡底爬到了坡顶。父亲学会拍照，我该高兴才对。可我的眼前却不知为何，突然模糊起来。

第二张，父亲自己建的猪圈，红砖墙看上去还不足半人高，却是父亲花了好几个白天的功夫，才垒起来的。

好多年不养猪的父亲，这几年看着肉价居高不下，才新建猪圈，说是要让弟弟和我吃上放心肉，顺便也节省点钱。父亲很轻松地讲：“我们清楚，一头猪从几十斤长到一两百斤，得付出多少心血。就像养孩子一般，一日三餐，玉米面、麦麸子、大米糠，交替更换作辅料，再配上从地里弄回来的绿色猪草，在锅里煮熟，喂给猪吃。”猪儿们吃得欢，主人在猪圈外看得欢，时不时还似叮嘱孩子一般，“不要抢，慢慢吃。”

近些年，故乡喂猪的人家并不多，父亲要喂就喂吧，只要他乐意。我清楚，他的骨子里，农家离不了猪。只是心疼父亲，太辛苦。

每次回家，我也总是叮嘱他别苦着累着了，他答应得很好，转身放了锄头就是背篓，总是在地里刨呀、挖呀，有时满身是泥，反倒咧开嘴笑了。

记得母亲曾说过，父亲刚从村干部退下来时，老是唉声叹气，唯与土地在一起，两眼才生光。母亲说：“是土地治好了父亲的心病。”

第三张，故乡的沥青路，铺了一层厚厚的雪。那条满载着我乡愁的路，曾让我魂牵梦绕。多少山里人，曾从那条路走出去，走向都市，走向远方。

儿时，路面还是黄土碎石，六月天，打赤脚在上面走，石头尖钉得，烫得我们直跳，却还得往前走。若是恰逢货车从身旁经过，黄沙卷着泥土，似硝烟掘地而起，漫天飞扬。人只能停下，转身背对着，用衣襟捂住口鼻，待烟尘小了再走。那时，我们多么希望有一条水泥路呀。

盼了三十多个春秋，2016年泥土碎石路终于改颜换新，成了沥青路。通车的那天，很多故乡的人都驱车赶回，在那条盘山路上，长长的车队走走停停，只为记录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父亲为什么会拍下沥青路，我不知，但它的确是我想要的。

三张图，三种景，三个地方，藏着故乡的路、老屋、院舍、土地。从选景到取景再到拍摄，不知父亲学了多久？

我甚至可以想象，他那双粗糙的手，因常年

在土地里劳作，留下洗也洗不掉的污迹，认真地在手机屏幕上笨拙地点着，昏花的双眼眯成一条缝，一对剑眉皱成八字。而在他的身旁，一定还有一个一直盯着手机，却怎么也看不懂的迷妹——我的母亲，不识大字，因与父亲结缘却一生无忧。

父亲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本该无忧的年纪，却尝尽生活的艰辛。还好，而今苦尽甘来，赶上了好时代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家用电器，智能手机……

想起了23年前，那时我还在南方，与父亲交流，还是一张张信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门卫室接到一个电话，父亲在电话那头一声“小丽”，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父亲在那头不停地“喂喂喂……”，我在这头使劲睁大眼睛，想把眼泪憋回去，就这样过了几分钟，电话挂掉了，我一字未说。后来，父亲在来信中说：“家里安了电话，那天在试机。”

那是当年家家户户都有的座机，曾联系着无数人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而今，它正被智能手机取代。

父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拍照后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咔嚓咔嚓，干活之余，他掏出手机，拍花鸟虫兽、山水树木，拍自家的庄稼、自家的橘子，也拍我们一家子。

父亲的手机相册里，故乡的小路上，我在前，母亲在后，路的一旁是竹林，一旁是小溪，我正看着清澈的溪水入神，母亲盯着我的背影，不知在想啥，只是没有弟弟和父亲。

曾几何时，也是在那条小路上，父亲牵着牛在前，母亲扛着锄在后，我背着小背篓，背篓里坐着我年幼的弟弟，竹子编的背带压得我稚嫩的肩生疼……

那样的同框，父亲再难拍出。

然而，他为我拍的三张雪景图里，不仅有记忆中故乡雪白纯净的模样，更藏着山一样厚重的父爱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会员)

